

黃牧甫¹二方仿漢金文篆刻的實例賞析

文／陳信良

◎〈華陽〉長形朱文印，款：「雪岑先生屬樵〈瘞鶴銘〉字，不成，改從漢器鑿款，與陶公

長宜君官印頗相類比，摹印中之可觀者。癸卯三月。士陵。」



雪岑即王秉恩²。款中述及的〈瘞鶴銘〉中可見「華」字。是年黃牧甫五十五歲。此印「華」字寫法少見，筆畫取橫豎惟「艸」下折筆略斜，「陽」字與漢器〈陽平頃侯鼎〉、〈上林鼎〉相

似，柔而實剛，筆畫間取均等和諧。

黃氏說與另作朱文印〈長宜君印〉類似，相較後可知，在印文線質上確有雷同。清·馮承輝《印學管見》云：「筆下不難風秀，難於古樸中

註 1：黃士陵（1849-1909）字牧甫、穆甫，晚號倦叟、黟山人、倦游窠主，安徽黟縣人。書畫俱佳，篆刻成就尤卓著。治印初學鄧石如、吳熙載，印外求印取金文、鏡銘碑板、瓦當文字入印，長於文字章法安排，所做印式耐人尋味，光潔線質中具雄秀挺拔之勢。世稱「黟山派」，所傳者有其子黃少牧、喬曾勛、李尹桑、羅憲、李鳳亭、羅叔子、馮康侯等人。

註 2：王秉恩，成都人。一作王翥，字雪澄、雪澍、雪塵、雪岑、雪彥、息塵、息存、息厂、息堪、翥湛，號東西南北之人，另號息塵齋主。齋堂為三好堂、襄六堂、息塵齋、彊學室、時晴堂、元尚居、蓮韜館。

仍帶秀氣；結字不難整齊，難于疏落中卻又整齊；運刀不難有鋒芒，難于光潔中仍有鋒芒；豎畫不難于直，難于似直而曲，似曲而直。此種種妙法，唯漢印有之³。」

黃牧甫於〈寄庵〉印亦云：「仿古印以光潔勝者，唯趙撝叔爲能，余未得其萬一。甲午二月，牧甫。」是爲謙虛說法。趙之謙亦曾云：

「漢銅印妙處，不在斑駁，而在渾厚……」皆是兩人從漢印中得到的啓示。

此印等勻佈局下，惟「華」字下方留一虛處，筆畫方圓交融、莊重壯健，周欄與印文緊接但不相連，線質變化微妙，整體清淑秀挺乃爲佳作。



《漢金》57 〈陽平頃侯鼎〉



《漢金》61 〈上林鼎〉

◎〈長宜君官〉方形朱文印，款：「陶齋⁴ 尙書命仿漢金文，行笥中適無此搨本，茲想其意

而爲之。癸卯正月。士陵。」

註3：韓天衡《歷代印學論文選》上冊，330頁，杭州：西泠印社，1999年8月。

註4：端方（1861_1911），涇陽人。字午橋，號陶齋、匋齋。齋堂為「逸休堂」。



此印係黃氏五十五歲（1903）所刻，款言仿漢金文，於印文四字均有字例可見，如「長」為〈木百氏作伍子胥畫像鏡〉、「宜」字〈蜀郡董氏造洗〉、「君」字〈三公洗〉、「官」字〈建武卅二年鐵〉。但黃氏在未見搨本之下，仍能得其字形神韻而運用自如。

列參之文字有鏡銘、洗文字等，若不逐字考察，旁人也未知其取材多樣，各字卻能彼此共融。「長」、「君」字橫畫居多，「宜」、「官」兩字形略近，虛處呼應，周欄與印文線質類同。在疏密的表達上，黃氏曾於〈鍛客〉款云：「填密即板滯，蕭疏即破碎，三易刻才得此，猶不免二者之病。識者當知陵用心之苦也。」於印文線質的表達上，又言：

「趙益甫仿漢，無一印不完整，無一畫不光潔，如玉人治玉，絕無斷續處，而古氣穆然，何其神也。牧甫為務耘制。」（〈歐陽耘印〉款記）

此作整體格局方正嚴謹卻不壅塞，氣味醇穆、形質儒雅耐人尋味，可知其在篆刻創作觀念上認同趙之謙的見解，也實際奉行表現於作品中。

如右上角圖所示，若將漢金文直接配於印面，即顯得奇異不搭。清·許容《說篆》云：「章法者，布置成文，務準古印，一字有一字之章法，全章有全章之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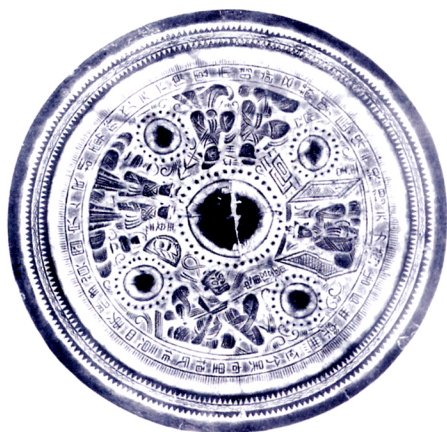


法，如字之多寡，文之朱白，印之大小，圓之稀密，挪讓取巧，當本乎正，使相依顧而有情，一氣貫穿而不悖⁵。」可見「印外求印」的取法並非僅將文字照搬納入這等容易，整體的氣脈貫

通、造形神彩與作者欲表達的創意才是作品的可賞之處。

本篇作者為本校造形藝術研究所助教

101



《銅鏡》128漢〈木百氏作伍子胥畫像鏡〉



《漢金》438〈三公洗〉



《漢金》459〈蜀郡董氏造洗〉

註5：韓天衡《歷代印學論文選》上冊，175頁，杭州：西泠印社，1999年8月。